

在文学馆  
听讲座

ZAIW

名誉主编 陈建功  
主编 傅光明

插

图

本

# 新解 红楼梦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在文学馆听讲座——

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

一个学术争鸣的讲坛

一座承载文化的殿堂

一处文学精神的家园

一方传播知识的净土

ISBN 7-80603-966-X



9 787806 039663 >

ISBN 7-80603-966-X

定价：21.00 元

名誉主编 陈建功  
主编 傅光明

在文学馆  
听讲座

插

图

本

# 新解 红楼梦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插图本新解红楼梦：在文学馆听讲座 / 傅光明主编.  
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5.1

ISBN 7-80603-966-X

I. 插... II. 傅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  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2666 号

- 责任编辑** 徐峙立  
**封面设计** 蔡立国 宋晓明  
**版式设计** 宋晓明  
**出版发行** 山东画报出版社  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 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2098470  
市场部 (0531)2098042 (传真) 2098047  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 
电子信箱 [hccb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ccb@sdpress.com.cn)
- 印 刷**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
**规 格** 148×210毫米  
9.25印张 89幅图 250千字  
**版 次** 2005年1月第1版  
**印 次**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 
**印 数** 1-6000  
**定 价** 2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# 千古奇书——《红楼梦》

## （代序）

傅光明

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说不尽的《红楼梦》，道不完的曹雪芹。从《红楼梦》成书到现在，已过去了两个多世纪，但曹雪芹的“言”与《红楼梦》的“味”，似乎还在“云深不知处”，见仁见智，各家说各家解。许多红学家穷其毕生的精力，严谨治学，也仅是“独创”一家言，难成定论。因为，除了《红楼梦》本身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名著这一不争的事实之外，便无处不谜，无处不惑，无处不争，大到《红楼梦》的思想艺术性，小到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性人物是大脚还是小脚，以至《红楼梦》一书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曹雪芹？难怪“红学”向来就有“谜学”之谓。

“红学”论争百余年，有很多谜点还是远非愈辩愈明，破解有日，而是云里雾里，还不时有石破天惊的突发其想，令人惊诧莫名。

熟悉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读者或许注意到，由于很多作品的题材、内容与作者自身的情况没有太直接的联系，不要说作者的情况，有的



甚至连作品是谁写的都成了有争议的问题。像明代四大奇书《金瓶梅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，都是如此。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，它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写的？曹雪芹的籍贯到底在哪儿？他是汉人还是满人？他出生于哪一年？活了多大岁数？《红楼梦》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？曹雪芹是什么时候开始写《红楼梦》的？《红楼梦》究竟有没有写完？曹雪芹和脂砚斋、畸笏叟是什么关系？

从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来看，《红楼梦》手稿一百一十回是写完了的。但后三十回为什么遗失了？后四十回是不是高鹗续写的？对后四十回如何评价？这些也都是红学界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不仅成为红学研究悬而未决的公案，同时也让广大读者深感疑惑。

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，早已成为“红学”的一个分支“曹学”。读者一般都已知道，从曹家家谱上溯五代、六代，他的祖上是汉人。他的曾祖父是在清兵入关以后，加入了旗籍，成为汉军八旗子弟。在曹雪芹是汉人还是满人这个问题，似乎无争了。但关于记录曹雪芹本人的材料，微乎其微。所以曹雪芹究竟生于哪年？活了多大岁数？仍根本无法说清。因为研究者的看法不同，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的争论，早晚相差有十年之久，焦点当然在于曹雪芹是否亲身经历过曹家富贵的风月繁华生活。

不过，由于曹雪芹家事的不确定情况，倒更使读者对曹雪芹这个人增添了兴趣。他长什么样儿？有什么样的脾气和禀性？有人说并愿意相信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，即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。曹雪芹有如此出众的才华，敏锐的思维，又极善谈吐，可为什么偏偏不考取功名，不走仕途经济，而选择了写小说这条路呢？

《红楼梦》在成书的过程中，文稿曾由多人进行批阅。大家最为熟知的当然是脂砚斋。但脂砚斋是谁？红学界争议也很大，有说是曹雪芹本人，有说是曹雪芹的家人，也有说是曹雪芹的情人。连脂砚斋是男身还是女身，至今让人迷惑。近来，又有学者提出“程前脂后说”，即现存有脂砚斋批语的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《石头记》抄本，是根据

程高本的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伪造出来的。若此说成立，百余年建立在脂批上的红学研究将毁于一旦，像红楼探佚，则会变成一钱不值。

撇开上述这些，单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、最复杂的艺术作品来说，《红楼梦》塑造了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众多独特而鲜活的人物形象。正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，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在每个读者心里，也都有不一样的画像。

对于宝玉这样一个叛逆形象，反映了曹雪芹怎样的思想？对于宝玉当时所追求的“精神自由”的人生况味，今天的现代人应该怎样来理解？或者说，他的这种精神是否具有现代性？曹雪芹描写宝黛爱情，是否要通过写婚姻爱情来表达对人生的理想追求，和叛逆封建传统道德的生命价值取向？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主要表现在哪里？

在《红楼梦》众多人物中，一般公认塑造得最鲜活、最生活化又最出彩的是“凤辣子”王熙凤。借已故前辈红学家王昆仑先生评价凤姐的话是：《红楼梦》的读者恨凤姐，骂凤姐，不见凤姐想凤姐。如果把王熙凤这一人物从书中抽了出去，《红楼梦》全部故事结构就要坍塌下来。凤姐何以会具有如此的魔力和魅力？

《红楼梦》除了宝、黛、钗、凤这四大主角如此丰满、鲜明、富有个性之外，曹雪芹塑造的丫鬟也并不比小姐差。在《红楼梦》的众多丫鬟中，最有特点的或许莫过于宝玉身边的晴雯、袭人，正所谓“晴有黛风，袭乃钗副”。袭人与宝钗很相像，极端恪守封建礼教的丫鬟，又很会来事儿。与之相反，晴雯似乎是与黛玉灵性契合，倔强、果敢，性格上与袭人完全两样儿。但丫鬟们是否就“清爽”得没有了“富贵眼”？

《红楼梦》留给读者的疑问和思考太多了。它的艺术魅力是巨大的，它能害得一代又一代痴迷的读者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今天仍常有人仅就为了钗、黛孰优孰劣争执得面红耳赤。《红楼梦》中众多的人物形象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想起，都会觉得他们是那么的鲜活、生动，呼之欲出。似乎觉得宝、黛永远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。有关“红学”的话题，正像《红楼梦》本身的艺术魅力一样，是永恒的，说不完的。“谁



解其中味”成了“解不尽其中味”，留给了我们永远的谜。

再者，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古典小说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曲赋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，而是小说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，它的绝大多数诗词曲赋都是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。如果不能很好读解《红楼梦》中富有个性化的诗词曲赋，就不能真正读懂《红楼梦》。曹雪芹以绝不输于、不逊于诗仙、诗圣、诗鬼的艺术才华，创造出《红楼梦》诗词曲赋特异的艺术世界。可惜的是，不要说《红楼梦》的诗词曲赋了，就连唐诗宋词都离我们久远了。中国“曾经”是个伟大的诗的国度，对比来看，我们现代人的物欲生活是多么缺乏诗情、诗性、诗品和诗质。没有诗的生活是肤浅的，没有文学的生命是卑微的，没有艺术的人生是苍白的。

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无论其人还是其书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，解不尽的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至今尚无定论的悬案，才使《红楼梦》更显得博大精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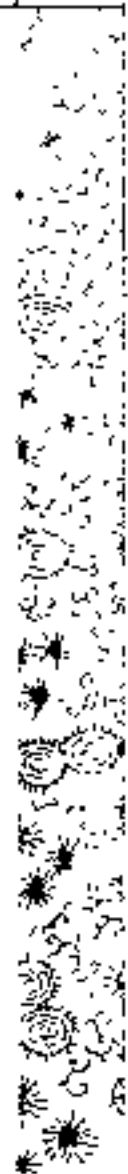
将老中青三代红学家们请到文学馆来，新解《红楼梦》，无疑是为读者开启一扇重新解读《红楼梦》的窗口。书中的每一篇演讲录，都是在帮助读者答疑解惑。为使读者能更好地领略演讲的现场感，演讲录及对话尽量保留了口语化原汁原味的表达。相信当您捧读完本书以后，再细细品味《红楼梦》，一定能更多领悟书中所蕴藏的无限深意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从2001年2月18日接手主持《在文学馆听讲座》，至今已经三年多了，与中央电视台十套“科学·教育”频道的《百家讲坛》栏目合作也两年有余。通过与国内最强势媒体央视的成功合作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搬上了荧屏，除了拥有相对固定的现场听众，我们更拥有了辐射全国的广大电视观众，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，实现了将高品位的学术演讲大众化，这正是文学馆与央视强强联手“打造电视精品栏目，守望文化精神家园”的初衷。

2004年8月1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# 目 录

- 千古奇书——《红楼梦》(代序) 傅光明 \_\_\_\_\_ 1
- 《红楼梦》是怎样写成的? 蔡义江 \_\_\_\_\_ 1
- 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 顾平坦、张书才、沈治钧 \_\_\_\_\_ 37
- 我说《红楼梦》 周汝昌 \_\_\_\_\_ 51
- 话说宝黛钗 李希凡、张庆善、孙玉明 \_\_\_\_\_ 115
- 是是非非王熙凤 吕启祥、丁维忠、周思源 \_\_\_\_\_ 129
- 大观园里的丫鬟们 李希凡、蔡义江、卜键 \_\_\_\_\_ 143
- 《红楼梦》的诗词曲赋 蔡义江、吕启祥、曹立波 \_\_\_\_\_ 161
- 《红楼梦》的思想与研究流派 段启明、张俊、孙玉明 \_\_\_\_\_ 175
- 谈谈《红楼梦》的思想 冯其庸 \_\_\_\_\_ 189
- 《红楼梦》的“言”与“味” 王蒙 \_\_\_\_\_ 225
- 答疑《红楼梦》 周汝昌 \_\_\_\_\_ 239
- 说不尽的曹雪芹 胡德平 \_\_\_\_\_ 259



## 《红楼梦》是怎样写成的

主持人：傅光明

主讲人：蔡义江

**傅光明：**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学馆。今天的《在文学馆听讲座》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，著名的红学专家蔡义江教授，大家欢迎。

关于一部文学作品怎么样去研究，角度各异。一部产生经久魅力的文学名著，它的成书过程、写作过程，常常也是研究者关注、研究的焦点。蔡先生对《红楼梦》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有很精深的研究，今天我们特地把蔡先生请来，请他来讲一讲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是怎样写成的。大家欢迎。

**蔡义江：**

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，大概要分好几点来讲。我先讲讲导言或者前言要讲的几句话，也就是研究写书过程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因为这个问题在《红楼梦》这部书里面有它的特殊分量。从小说构思到作者



的生平经历，还有他的家庭、家世，创作这部小说的思想、动机，小说题材的来源，小说的内容写的是什么？人物形象，如贾宝玉、林黛玉这些形象有没有原型——就是有没有生活中的真人做依据？还有作者与批书人的关系怎么样？全部书是不是已经写完了？怎么后来又变残稿了，八十回了？八十回以后，又有人给他补了四十回，就是现存一百二十回的书，到底谁补的，谁续的？跟原著有什么差别？像这些问题全都要涉及到，研究成书问题跟这些问题都有关，前面是研究后面的基础，如果前面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的话，你后面再谈内容是什么，作者是谁，这就搞不清楚。

## 研究《红楼梦》写书过程的重要性、必要性

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绝大多数作品的题材、内容跟作者自己的情况是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因此大家对作者的情况也不注意，甚至到现在谁作的都不清楚。《三国演义》作者是罗贯中，但对罗贯中的情况，诸位了解多少呢？研究者也讲不清多少，因为罗贯中跟诸葛亮没有关系，跟刘关张也没有有什么关系，他写的是历史题材的小说。《水浒传》作者是谁呢？现在讲施耐庵，过去出的《水浒全传》上作罗贯中、施耐庵，还有人讲施耐庵、罗贯中两个是师生的关系。到底哪一个是老师？哪一个是学生？是不是两个人合作的？也都讲不清楚。《西游记》大家说谁作的？吴承恩？但是二十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，也是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，章培恒先生写的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不是吴承恩，他说过去最早的《西游记》的版本上面并没有说作者是吴承恩。后来有人查资料的时候，看到一本书的目录里面写着《西游记》作者是吴承恩，章培恒先生就提出来了，他说这个资料我也找来看过，但是前前后后那些书排列着的都是游记。比如说今天《西行漫记》或者《欧洲游记》，都是游记，并非小说，可见是同名的两本书。这个吴承恩不是写那个神魔小说，写孙悟空、猪



传为曹雪芹的徒弟逸萃所塑的曹雪芹像。

八戒的人，只不过书的名称相同而已。我们今天普遍认为小说是吴承恩写的，可是对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的记载，一句话都找不到。诸如此类情况真是太普遍了。

《红楼梦》在流传过程中，实际上情况也差不多。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是谁，也不是都知道。有些人是搞不清楚，有些人

人说据说是曹雪芹，但是曹雪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真正有所了解还是上一个世纪初，新红学派学者开始对它的作者的家庭情况做了一些历史考证，才知道一些他的情况，特别是他的父母、祖辈的这些情况。所以我讲，新红学派在这一点上，把小说跟作者，作者的家庭联系起来，这是对红学的重大贡献。当然新红学派也有它严重的不足之处。但是即使如此，直接的关于曹雪芹的资料，也是极少极少的。到现在为止，弄不清楚他究竟是谁的儿子，看法上红学界还有点不一致，有些说是曹颉的儿子，有些说是曹颢的儿子，甚至于还有提出《红楼梦》不是曹雪芹写的。这个曹雪芹生在什么时候？他活了多大？这些问题说法也都不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产生了一些依据不足，就是证据不足，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一些成见，还是很重要的一些成见，如果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抛开这些成见，我认为是很难接近于事情的真相，也就不可能做为科学的研究。你在研究当中，有了成见以后，便很难用冷静

的、客观的、分析的态度来看待一些问题。哪些是成见呢？我这里举些例子，比如说：

第一种，认为曹雪芹一定经过像贾宝玉那样的风月繁华生活。没有经过这种生活他哪里写得出来？所以便认为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影子或者说化身。这是最普通的一个成见。当然，两者划等号的人很少，都是说贾宝玉这个人物跟曹雪芹差不多，就是跟作者差不多。小说所描写的故事，虽然说将真事隐去了，但是基本上是曹家的一家事，这便是一种成见。

第二种，认为一部内容这么丰富、百科全书式的巨著，如果作者太年轻了，生活经历不够是写不出来的。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：就是人与人不一样，你说你几岁写得出来？你说曹雪芹应是几岁开始写《红楼梦》？至少要在三十多岁以后来写，才有可能，这也是一种成见。

第三种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是在北京的西郊某一个山村里面写的，所谓“著书黄叶村”，写到后来，作者忽然病死，《红楼梦》没有写完就死了。从这一观点出发，我们能看到的抄本最接近于曹雪芹死的时候的本子，是庚辰本，是1760年，距曹雪芹死只有三年到四年，因而是曹雪芹自己最后的定本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见。

第四种，小说后四十回虽然是后来的人给他续上的，但其中一定有曹雪芹的残稿，多多少少还写了一点，或者说大纲，或者再退一步讲，有些回目，这才给人家以启发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才能够把后四十回写完。这在我看来也是成见。如此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说法，如果要成为一种确论，的确是如此的，那就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上，可是在在我看来，事实上这些说法经不起严格的检验。这是我要讲的开场白。

## 曹雪芹的生卒年

第二个问题，确定曹雪芹的生卒年，就是他什么时候生，什么时

候死，是他能否过上曹家的好日子了一个关键，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。一般读者对生卒年的问题没兴趣：这些你们红学家去争论吧，早一年死晚一年死，早几年生晚几年生，这跟《红楼梦》有什么关系？这关系实在太大了，因为看法不同，曹雪芹的出生的年岁相差有十年，早的要早十年，晚的要晚十年，甚至还有相差十年以上的说法。但是在曹雪芹出生以后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曹家最大的事情，就是他的家被抄了，父亲犯罪了，全部财产抄没，从此以后就败落了，搬到北京来住。如果这个时候曹雪芹是三四岁，与这个时候曹雪芹是十三四岁，甚至更大，能一样吗？太不一样了！如果曹雪芹是十三四岁的，那他还有回忆，特别像他那样很聪明的小孩子；如果三四岁的时候就抄家了，他就根本没有可能过上风月繁华的生活，你说这关系大不大？我觉得很大。他出生在哪一年是没有史料记载的，这是根据他死的那一年，从他活了多少岁推出来的。死在哪一年，活了多少岁，往上一推就知道生在哪一年，是这么推出来。

关于他死在哪一年的问题，现在学术界有三种说法。一种叫“壬午说”，就是壬午除夕的时候的他死掉了，用公历来讲，就是1763年2月12号死的。

第二种说法说是“壬午”两个字记错了，应该是“癸未”，癸未除夕，这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的。除夕是哪一天？是1764年2月1号。

第三种说法，提出来时间还不算太久，是香港的梅



近年新发现的传为曹雪芹的一对书箱。按此书箱安放时应左右并列，题字自右至左，兰花侧左右相对。

曹雪芹书箱箱面刻兰及雁诗拓本。书箱为左右并列对称，此为右边的箱面，上刻诗句。

题芹溪处士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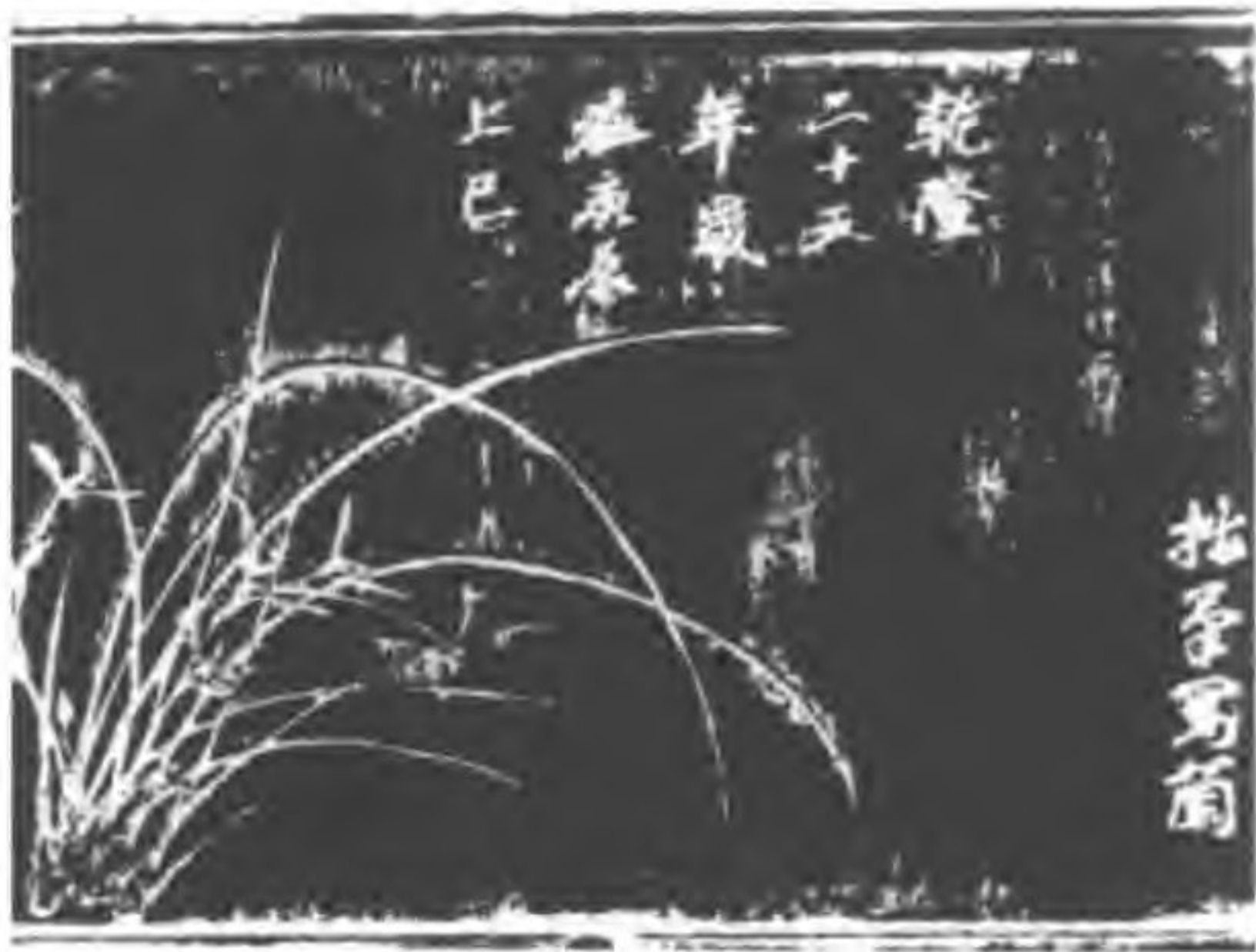
并蒂花呈瑞，同心友谊真。  
一拳顽石下，时得露华新。



节先生提出来的，说是“甲申春”，甲申就是癸未的下一年，从公元来讲的话是同一年，因为癸未的除夕，公元已经到1764年2月1号，所以应该是1764年2月2号以后，而且是比较早的，他的主要根据是敦诚写挽诗的时间。关于卒年的争论我在这里不展开讲，因为一展开的话，把其他时间都冲掉了，我只要说记他岁数的材料，因为卒年三说相差的时间，从公元来看不过一年，或者零一两个月，所以问题还不算太大。

记他岁数的资料，只有两条，一条是曹雪芹的朋友敦诚的诗。敦

左边的箱面。右下端题“拙笔写兰”，右上端刻楷书“清喜以诗牌，花国第一芳”十字，正中上刻“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”。



诚要比曹雪芹小十岁，1764年2月2号是甲申年，他这一年最初的诗，是挽曹雪芹的，诗里面写到曹雪芹活了几岁。敦诚写的挽诗曾经改过，因此有两个稿子，第一稿说“四十萧然人瘦生”，四十岁这么凄凉地死去，死的时候人又那么瘦；第二稿说“四十年华付杳冥”，活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到阴间里去了。两次的改稿，文字改动很大，但开头用“四十”两字总没有动，曹雪芹应该是活了四十岁。第二个材料，也是曹雪芹的朋友叫张宜泉写的，张宜泉没有参加曹雪芹的葬礼，大概他未及时知道消息。曹雪芹不是名人，又不是什么大官，他在西郊

的时候，张宜泉是住在东南面，大概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所以写了一首伤悼怀念曹雪芹的诗，诗的前面加了个小序，小序说他“年未五旬而卒”，他没有活到五十岁就死了。这两个材料本来并不矛盾，四十岁也是没有到五十岁，不过一个讲得很具体，很确定，一个讲得很笼统，不大确定。

这两个材料照例来说，前面材料更可靠，应该作为依据。因为敦诚、敦敏跟曹雪芹的结识还比较早，在西郊之前他们就有交往，这是一，更重要的是写挽诗的时候是知道死者年龄最确切的时候。平常你可能估计我的年龄说，蔡先生你可能六十刚出头一点吧，或者说你到七十岁了吗？总是不太确定，就是我们朋友之间，可能除了问过并记住了的人以外，也不是了解得确切。但是人死的时候要写讣告，宣布他享年四十岁，这样本来不知道的人也知道他是活了四十岁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挽诗这个材料是确切的。

第二，有人说诗歌嘛，有时候凑个整数，“四十”不一定就是四十，也可以四十几。这个话写在平时诗歌里是可以的。四十二三我讲四十岁，三十八九也是讲四十，也可以。独有写挽诗的时候不可以，人家明明活了四十三四岁，或者四十五六岁，甚至四十八九岁，你一定要给人家减掉多少岁，说是活到四十岁，而且两次都不改，这可能吗？绝不可能。挽诗是不会将死者减寿的，所以讲“四十年华”就是四十。但是现在有相当多的人，都赞成、都运用、都看重张宜泉的说法，说他是用散文说的话，以为他说的没有到五十岁更可信。既然没有到五十，你猜他四十二三也可以，猜他四十八九也可以。而大多数的人都是猜他四十八九，总希望曹雪芹活得长一点，这样才好解释，抄家的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，所以他有一段繁华生活的经历，这都是从这个观念出发的。这一点我说不对，我们只能从“四十”出发，研究问题每一个材料都要先推定它的可信程度。

张宜泉并不确知曹雪芹的年龄，估计他大概活了四十多，到底多少，也讲不清楚，如果讲得清楚的话，享年多少就直接写好了。他不清楚，又没有参加葬礼。比较可肯定的，是没有到五十岁。这一个笼